



虎胆

(台湾) 谭谈 著

三环出版社

7.5

责任编辑 曹 宁

封面设计 徐 飞

胭 脂 虎

[台湾] 谭 谈著

三环出版社出版

(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南宁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.375 印张 145 千字

1990 年 5 月第一版 199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000 册

ISBN 7-80564-008-4 / I · 9

定价: 3.20 元

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

寡妇客栈（又名《野狼坡》）

宋娇娇（又名《良心秤》）

胭脂虎（又名《霸王庄》）

消魂刀（又名《坛子怪》）

催情草（又名《张飞庙》）

响铃刀（又名《金凤凰》）

狐仙灯

站笼

败子回头

女屠户

吹烟的

画中人

我是太妹

大陆版权独享翻印必究

《胭脂虎》(《霸王庄》)

清末，北京西郊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：“牡丹社”首领顾清泉全家及社员20多人突遭清廷官兵血洗。传说这次事变，是由与顾清泉结为金兰之谊的老三盖千山出卖所致。理由是：出事的前一天，盖千山下山采购什物，一夜未归。老二李慕白却于血战中救护顾清泉的幼女突围而逃身负重伤，命危之时将顾的女儿托付于老友毕松田。毕家为保护顾的遗骨几乎遭受清廷的满门抄斩。毕松田死前又将顾的女儿托付给友人韩裕。

十八年后。顾清泉的女儿毕小曼在韩裕的抚养下，成了横行乡里的一霸——十三屯总屯长，外号“胭脂虎”。顾清泉当年曾与风尘侠女尚清云暗结夫妇，也生有一女，名尚晚霞，为报父仇，借开妓院“牡丹园”为幌，寻找凶手。据在青海努鲁儿虎岭上一座庙里当和尚的盖千山交待：顾清泉出事那一夜未归，是因为贪恋女人。而这个女人如今却躲在韩裕家中，被称为“冷艳美人”，实是韩裕的情妇。当年为救顾女负伤身亡的李慕白，如今突又死而复生，暗中出入于韩裕庄园。凶手何在？韩裕与李慕白究竟有何关系？血案疑点重生……

“霸王庄”严格说起来应该叫做“霸女庄”才对，因为庄主不折不扣的是个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大闺女——毕小曼。

“霸王庄”所以有“霸王”之称，道理很简单：霸道，不讲理。并以其潜在势力，威逼临近的十三屯外加“丑神庙”加入“霸王庄”组织，女庄主自立名衔，喜欢被尊之为总屯长哩！

现在略微介绍下“霸王庄”的几大人物，就可看出霸王庄所以敢称为“霸王”，是具有其优越条件了。

第一位“神眼”许明，据说他天生一对神眼，可以分出三里外的蚊子是公？是母？所以他的枪法极准。

第二位“飞刀”许亮，与许明是双胞胎，此人飞刀已到不可思议之境，配合乃兄的神眼、神枪可说无人匹敌。

第三位：虎把式车大风，此人除了一身轻功外，并兼具驾兽之能，因而总屯长毕小曼的坐车，却是两只斑斓猛虎权代骡马。

其他三山五岳之辈，不及细述，总之，“霸王庄”养了一批奇人异士，也拥有近百枝“轰天雷”，在青海这等偏隅之

地，可说是唯我独尊，得天独厚。

今天是三月三“丑神庙”一年一度的年会，年会较之往日的三日一集，五日一会自然不可同日而语，早在“年会”之前，“丑神庙”的三家客栈人客告满，就是象样一些的住家、商店，也都被远来的客商，以重金租下，变成临时客寓，勿怪庙会这一天，四方杂处，万人赞助，可说热闹的离了谱。

“丑神庙”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当地土著也说不出所以然，但“丑神庙”的庙神可够威风的，在他的神位左右，一共有十名木雕泥塑的妻妾，一律作天女散花状，美艳妖冶，栩栩如生，八成出诸名家之手。

丑神长象却不敢恭维了，巨齿獠牙，身高数丈，还生了三个脑袋，“丑神”二字，确确乎名正言顺，当之无愧。

“丑神庙”共为三进，气魄辉煌，庙顶一色的琉璃瓦，金光闪闪，与日争辉，据说，慈禧太后的行宫，还是比照这座庙盖的哩！

庙祝是“霸王庄”一名管事兼任，姓赵名天齐，名叫天齐，个子矮的象磨盘，别看赵天齐身材不够尺寸，肚子的坏水足可榨出一缸，否则，也不会轮到他管理财源茂盛的“丑神庙”地面了。

“年会”这天，赵天齐把三进院落做了个区分，第一进，江湖杂耍，各类小贩。第二进药材珠宝，绸缎买卖。第三进是正殿，专门陈设香案，该是善男信女拜神所在了。

时未过午，“丑神庙”内是锣鼓喧天，但庙门外嘈杂声也不小，间尔听到有人扯着嗓门大叫：“看！老虎拉车呀！”

外地人当然没见过老虎拉车，勿怪噪音四起，兼庙祝赵

天齐慌的象兔子，心里有数，总屯长毕小曼来了。

一面向维持秩序的庄丁示意，准备欢迎，一面跑出庙门，放眼之下，大吃一惊，敢情二十来个要饭的，正围着老虎车，举着破碗，伸出脏手，向毕小曼讨东西吃！

大凡“庙会”乞丐这一行是免不掉应应景的，尤其是“丑神庙”的年会，别说伸手讨东西容易，就是捡也会捡个十来个铜板，只是，要饭的未免太多了。

花朵似的毕小曼早已气得小脸泛白，这倒非她嫌乞丐脏，人低贱，而是在她一厢情意，自以为是的德政下，应该是国泰民安、物阜民丰才对，不应出现这么多要饭的给她丢面子呀？

乞丐自然有认识毕小曼的，他等所以一窝蜂而上，无非碰碰运气，原来毕小曼一向作事，全凭个人喜爱，尤其用钱方面，既没底，又没数，所以乞丐们希望毕小曼大发慈悲，来上个没有准的赏钱，虽然活不了半辈子，一年半载饥荒可就熬过去了。

赵天齐一露面，毕小曼有理没理的就是一虎鞭——虎鞭是打老虎用的，长丈二，重逾二千斤，别看她纤纤玉手，抖动起虎鞭就象小孩玩陀螺似的，得心应手，要打腮邦子，保险碰不到鼻子。

赵天齐腮膀子立时涌现一条血槽，但他仍然挺着腰杆，趋前数步，说道：“小的迎接总屯主。”

“谁稀罕你迎接！”毕小曼满口稚气的：“倒是这些要饭的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还不是远处乡镇赶来凑热闹的。”

“到我的地盘准许如此窝囊相吗？”

“小的一时大意了，来人呀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把要饭的赶走！”

毕小曼虎鞭一抡，“叭”——一声脆响，并未真的打赵天齐，赵天齐却吓得打个哆嗦。

“混帐！本总屯长不是一再交代过你们吗？对百姓要和气，亲切，不然，我们的‘霸王庄’就真的成为不讲理的霸王了。”

“是的！总屯长说的有理。”

“当然有理！所以我主持‘霸王庄’后，随时随刻，都为百姓着想，比方当地住户吧！一向不知储蓄，随赚随花，如果年景好，没问题，年景坏，岂不要饿坏肚皮吗？”

“总屯长高瞻远瞩，小的佩服。”

“不但你佩服，相信十三屯的人，都要感激我，我把他们的收成规定缴公一半，还不是为了饱食莫忘饥饿日，有钱需防无钱时吗？”

为首的叫化子忍不住插上一口：“总屯主菩萨心肠！请可怜一下我们这群苦哈哈吧，三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啦！”

毕小曼感慨的：“谁教你们生来命苦，不是一庄、一庙、十三屯的人呢？倘是一庄、一庙、十三屯的人，别说不会要饭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说不定连老婆都讨上啦！”

赵天齐早已摸透了毕小曼蜡烛脾气，讨好的说：“我看这样好了！乞丐既非本地人，就按照成规，以救济难民方式打发吧！”

毕小曼眼睛一亮说：“我日理万机，怎会记得救济难民的

成规呢？”

“成规是每人两百钱，高粱、小米各五升。”

“那够要饭的活几天呢？不行！每人五十银元，小麦一石。”

乞丐们大喜过望，忙不迭跪地相谢，赵天齐暗自皱眉，自己的主儿随便一句话，去掉上千大洋、二十来石小麦，怎的向韩大爷交代呢？

韩大爷单名一个裕字，是毕小曼的义父，毕小曼当庄主以及总屯长都是韩裕一人促成的，也可说，韩裕是幕后主持人，但庄内的人，认为韩裕对义女爱逾掌珠，捧的有点过火了。

赵天齐表面唯唯，立命手下照令发赏，骨子里却暗中示意，对赏赐乞丐的银元和小麦，要打折扣了。

毕小曼一向大而化之，又有个健忘毛病，自然不会注意处理过的事了，当即解下两条斑斓巨虎的绳套，两只老虎——大黄和二黄，摇起尾巴，驯服的，跟在毕小曼身后耍逛“丑神庙”了。

毕小曼由赵天齐陪同，一进入庙门，迎面就是一片掌声，不用说，是赵天齐事先安排的了。毕小曼大为高兴，她觉得这是她的仁慈，和领导有方，令百姓感之于内，形之于外，那里知道，一庙、十三屯的人，恨不得食她之肉，剥她的皮哩？

芳龄十八的毕小曼本来是有事要会见一个人的，及见“年会”竟如此热闹，一时间童心大起，一面斥退赵天齐，却率着她的“大黄”和“二黄”到处遛达了。先到二进院落看各行买卖，后到大殿打量善男信女的求神问卜，再次又回到第一

进院落观赏江湖杂耍了。

江湖杂耍很多，有耍猴戏的，舞大刀，变戏法的，拉洋片的等等，她愈看愈有趣，年轻人嘛！加上都是没有见过的稀罕物，连她此行要办的事差些也忘了。

肚子有点儿饿，随便的买了块黄切糕，枣子和豆沙的馅，很甜、很香，她吃得很过瘾，心想，为什么自己庄内的厨师做不出这等味道呢？

拉洋片的高大嗓门引起了她注意，拉洋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块头很大，操的是鲁西口音，穿的是山东紫花布裤褂，噢！年轻轻还留着胡子哩！

拉洋片的山东小伙子又在大声疾呼，拉起洋片了。

拉洋片这一行在北方很普遍，约分大洋片和小洋片两类，大洋片需两个人，一推一拉的，把洋片迭次的令观众透过放大镜，一览无遗；小洋片应与大洋片大同小异，不用推拉，用数根绳子吊着洋片，绳子一松，洋片即下，当然人手一个就可既导又演了。

“往里面瞧呀！往里面看啊！”拉洋片的熟练的唱着“洋片调”，三个孩子，一名大人，坐在洋片镜头之前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拉洋片的续唱道：“大闺女洗澡照在上面，若问大闺女怎的个洗澡法呢？”

“叮咚锵”——是拉洋片牵动小鼓小锣的过门。

“砰”的声响，拉洋片的将变化板往顶盖上空隙一捺，外厢人不明就里，看洋片的却看到穿衣服的大闺女变成裸体的美人儿了。

孩子们笑，大人却意犹未尽的，付罢钱还在问有没有更

绝的？毕小曼这时走了过来，她往可以开阁的竹片凳上一坐，嚷嚷着说：“喂！怎么里面黑洞洞的？”

敢情！拉洋片的未开演之前，镜头里面会自动的降下块黑布，挡住视线，勿怪毕小曼两眼黑忽忽哩！

“这位姑娘也要看洋片？”

本来是姑娘，但毕小曼却对“姑娘”二字极不顺耳，小嘴巴翘起，“哼”了一声。

一名汉子连忙向拉洋片的咬咬耳朵，又朝毕小曼哈哈腰，毕小曼知道拉洋片的了解她的身分了，没想到拉洋片的大咧咧说：“别说是个小小的总屯长，就是督军、省长，没有钱就休想看老子的洋片。”

毕小曼不讲理惯了，今天居然碰上个比她还不讲理之人，正因为大出意外，毕小曼反而认为这个愣小子憨直得可爱，不计较了。

“准知道本总屯长看了不给钱吗？”毕小曼声音很甜，甜不是对拉洋片的有好感，而是天生的出谷黄莺似的嗓门。

拉洋片的耸耸肩道：“老子不过先打个招呼，免得事后扯皮，喂！你究竟喜欢荤的？素的？还是半荤半素的？”

毕小曼作梦也料不到看洋片有这么多名堂，想想道：“当然是看荤的了。”荤的不外男女之间的“妖精打架”，显然，毕小曼养尊处优，对这方面的事赶面杖吹火——窍不通了。

拉洋片的未加思索的，作了个手式，毕小曼连忙凑上镜头，镜头内先出现一片山水，忽然，变化板在头顶上一响，变了——不再是山水了，是……

毕小曼娇喝声中，一脚踢翻了洋片架子，紧跟着就是一虎鞭。

拉洋片的肩膀挂了彩，看热闹的愈围愈多，赵天齐也慌慌张张赶了过来。

毕小曼寒起粉脸道：“赵天齐！还不把这小子给押起来。”

抽冷子！拉洋片的用根“取灯儿”（火柴），把洋片架子和洋片放火烧了。

赵天齐抢救不及，脑子里问号也接二连三涌起，拉洋片的为何把吃饭家伙烧掉？拉洋片的究竟给姑奶奶看的什么洋片呢？

毕小曼突然收回成命了：“赵天齐！不要难为穷人，赏他一百块钱，就算洋片的损失好了。”

看热闹的忍不住群声喊“好”，在他们认为，苛捐杂税、征夫派差，无所不用其极的毕小曼居然也会同情穷人，毕竟天良没有丧尽，但也大出意外了。

拉洋片的倒也实在，“谢”字虽没有，却知道伸手要钱，赵天齐耍了个花枪，问明拉洋片的姓名，住在那里，答应马上派人送上，拉洋片的很相信人，自顾自的走了。

毕小曼好似心情很重，已无兴趣按照原计划，找一个人——一个女人——一个传说跟她长得极为酷似的女人。

“丑神庙”也算是个不小的集镇，除了三家客栈外，十天前，居然增加了一家妓院，妓院是向地头蛇赵天齐申请的，赵天齐的条件是，有客没客他不管，每天三块大洋缴私，归他所有，每月十块大洋归公，该是向“霸王庄”交代了。

申请人也是粉头之一，不但美压群芳，而且吹唱弹拉，无所不精，唯一不同于一般粉头的，是卖嘴不卖身。

她有个颇富诗意的名字，叫尚晚霞，年龄二十二、三，

如此花样年华，领导这座订名为“牡丹园”的妓院，怎不车水马龙，应接不暇呢？

“牡丹园”位置在西街，与“大来客栈”紧邻，客栈与妓院毗接，可说近水楼台，也是尚晚霞选中这个地方的最大原因了。

妓院的生意一般说来在晚上，但在“丑神庙”年会之期，别说晚上，天不亮就有人排队等候开大门了，因而“牡丹园”中，笙歌处处，梳粧台畔，偎香倚翠，就在这个充满色情兼罪恶的情调中，杀风景的事出现了，毕小曼带着两只老虎，一入大厅，就把桌子给翻了。

有几名待在客厅选美的客人，也莫来由的挨了顿打，尚晚霞不得不从一间通往大庭的房中走出来应付这位“女霸王”了。

双方一朝面，尚晚霞没有甚么特殊表情，毕小曼却失声大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凭什么长得象我啊！”

尚晚霞吓唬笑道：“为什么凭甚么象你？”

毕小曼也觉得说话过于稚气，小脸忽然扳起道：“你就是开妓院的尚晚霞了？”

“不错呀！你呢？”

“连我都不知道？”

“八成是什么霸王庄的毕小曼总屯长了。”

“既然知道我是谁，就该明白为什么发脾气了。”

“正要请教哩！妓院也算一门行业，我尚晚霞既纳过税，又办过登记，芳驾该不该砸我的桌子，又打伤我的客人呢？”

毕小曼一时语塞，近乎恼羞成怒的：“你……你不要脸。”

“我怎的不要脸呢？”

“替我们女人丢人，什么行业不可以谋生，偏偏选中这等行业？”

“总屯长！”尚晚霞俏声的：“秦楼楚馆，早在战国时代既已风行，可不是现在的尚晚霞发明的。”

“可……可是你们都跟男人睡觉。”

“女人就是要跟男人睡觉的，所谓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’，总屯长不觉得有背人道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全然是歪理。”

“但我这歪理除了增加地方收入，还可调剂男人身心，不会打架斗殴，惹事生非！”

“你再强辩我可要割掉你的舌头了。”

“怪了！总屯长好象跟我有仇，是吗？”

“不是有仇，而是你做下贱事，替我丢人。”

“因为我俩长的相似？”

“对极了！万一别人把我当成你，以你误为我，怎生得了呀？”

“有办法了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很简单，由我做总屯长，你来干婊子头，则牡丹园中不顺眼的事，你就可以任性的改变了。”

“你——？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

“敢把总屯长比成婊子，不想活了？”

虎鞭抡起，并没有落下，尚晚霞出奇的镇定，反而令毕小曼不知所措——当然，两人面貌酷似也是主要原因。

“为什么不打了？”

“怕人说我仗势欺人。”

“新闻！新闻！”尚晚霞近乎挖苦的：“你一向欺人惯了，对付个外乡弱女子，何必老虎戴念珠——假充善人呢？”

这句话把毕小曼惹火，气得虎鞭做狂风舞，连贵重的玉石茶几，也被她打得稀巴烂，但她却没有打尚晚霞，八成不愿承认自己不讲理了？

“说！”她凶来兮的：“我怎的个假充善人？”

“真叫我说？”

“说对了有赏，说错了，剥皮。”

尚晚霞慢条斯里往镶花的太师椅上一靠，小梅香给她端上杯盖碗茶，当下的大厅里，除了她与毕小曼外，只剩下小梅香——一个十四岁样子机灵的丫头。

尚晚霞啜了口香茶，道：“请坐呀！年轻轻的生气，容易得癆病的。”

毕小曼果然选了个位置落座，“大黄”和“二黄”象两只驯服的猫，蹲在她脚下，却凝视着尚晚霞。

尚晚霞道：“如果心平气和的话，倒想跟总屯长请教几件事。”

毕小曼冷冷的：“请教的事与我假充善人有关？”

“当然！尚晚霞虽然出身微贱，却不愿节外生枝。”

“说吧！我会忍着些的。”

尚晚霞以一种很难令人理解的眼光，打量下红唇抿起的毕小曼，然后轻笑声说道：“请问！是不是你下的命令，把老百姓的收入十徵其七？”

“是啊！那是为了兴建地方武力，抵御外侮，和代百姓

储蓄，这叫做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考虑到十徵其七，老百姓活得了吗？”

“不仅活的了，而且活得轻松愉快，由于供应各类平价食物，三成已足够温饱。”

“不觉得过于自信吗？”

“事实为证，不相信的话，可同我街上走走，保险百姓们都是笑脸相迎，这就是他们内心的感激了。”

“如果有人挟制，逼百姓讨好你呢？”

“胡说！‘霸王庄’的人都是忠心耿耿的性情中人。”

“这个暂不谈，关于每天每户一丁，大肆操作，不是浪费人力，叫百姓们平白吃苦吗？”

毕小曼夸张的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然后始曰有成，你目如鼠光，怎能看出本总屯长的高瞻远瞩和一番苦心？”

她愈说愈得意，紧接着：“自民国肇立，军阀割地自雄，老百姓反而更加如处水火，而今，青海一带，不但有匪乱，还有北洋军阀假剿匪之名，烧杀淫掠，无所不为，同时更有清朝余孽，勾结不法之日本浪人，为非作歹，是以青海一地，可说危如叠卵……”

毕小曼说得慷慨激昂，大有忧国、忧民之概。

尚晚霞却在一旁，有着说不出的感慨了。

毕小曼口若悬河的：“看我一庄、一庙、十三屯，不但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既无盗匪之乱，更无私人之争，如果不是我出面领导地方，编组民力，会有今日平安吗？”

尚晚霞真不知如何说服这位“女霸王”，想想道：“打开历史看，所有的奸雄暴君，在创业期不是都打着吊民伐罪的旗

号，口口声声为的是百姓幸福吗？……”

毕小曼没等对方话说完，气得桌子一拍：“说来说去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把人家比成女暴君了？”

“你当然不想成为女暴君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往往一种趋势形成，你不是女暴君也是女暴君了？”

“你……你简直欺人太甚，无理取闹。”毕小曼又出手了，这次出手是真的动了肝火，一虎鞭疾如电石雷火般扫去，不料，尚晚霞拾起地下一枚“顶针”，就在这弯腰挺身之间，鞭子带着厉啸，由头上掠过。

毕小曼大吃一惊，脱口道：“你……你会武功？”

又一鞭刮起条弧线，“波”“波”“波”鞭梢起着爆音，这是毕小曼拿手绝活——“凤凰三点头”，有实，有虚，这下尚晚霞可惨了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只右臂，活生生带起一条肉丝，衣袖被奇大无比的鞭梢威力撕裂两处。

毕小曼后悔了，原来她不会武功呀？出手如此毒辣，不是仗势欺人也是仗势欺人了。

显然！她又否定了尚晚霞会武功的推断。

毕小曼基于内疚，站起道：“桌子、茶具等损失，本总屯长会加倍补偿，唯限你明天日出前离开‘丑神庙’，否则，休怪我用强迫手段把你赶走。”

“慢一步嘛！”

尚晚霞抢先几步，挡住毕小曼的去路。

毕小曼“咦”声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可明白欲治其国，先治其家的道理？”

毕小曼愕然的：“你扯什么？”